

林译小说丛书

巴黎茶花女 遗事

[法] 小仲马著



5. 44
887

务印书馆

巴黎茶花女 遗事

〔法〕小仲马著
林纾 王寿昌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1年·北京

Alexandre Dumas fils
LA DAME AUX CAMÉLIAS
(茶花女)

林译小说丛书
巴黎茶花女遗事
〔法〕小仲马 著
林纾 王寿昌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10

1981年9月第1版	开本 787.1092 1/32
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	字数 51千
印数 101,500册	印张 2 ³ / ₄ 插页 2

定价：0.66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胫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晓斋主人归自巴黎，与冷红生谈，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。生请述之。主人因道，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，《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》尤为小仲马极笔。暇辄述以授冷红生。冷红生涉笔记之。

小仲马曰：凡成一书，必详审本人性情，描画始肖，犹之欲成一国之书，必先习其国语也。今余所记书中人之事，为时未久，特先以笔墨渲染，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。虽书中最关系之人，不幸夭死，而余人咸在，可资以证。此事始在巴黎，观书者试问巴黎之人，匪无不知；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纤悉之事，盖余有所受而然也。余当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，在拉非德，见黄榜署拍卖日期，为屋主人身故，身后无人，故货其器物。榜中亦不署主人是谁，准以十六日十二点至五点止，在恩谈街第九号屋中拍卖。又预计十三、十四二日，可以先往第九号屋中，省识其当意者。余素好事，意殊不在购物，惟必欲一观之。越明日，余至恩谈街，为时尚早，士女杂沓，车马已纷集其门。众人周阅之下，既羨精致，咸有骇叹之状。余前后流览，乃知为勾栏中人住宅也。是时闺秀来者尤多，皆频频注目。盖良窳判别，平时不相酬答，而彼人华妆外炫，闺秀咸已见之，唯秘藏之处，不可得窥，故此来尤蓄意欲覘其所有，亦妇人之常态也。彼勾栏人生时，闺秀无从至其家，今其人既死，闺秀以拍卖来，亦复无碍。尔等众心甚疑，器物华贵如是，生时何以弗售，必待死时始行拍卖。议论籍籍，余亦弗载。唯见其中磁器锦绘，下

至玩弄之物，匪所不备。余是时尾群闺秀之后，随物睇玩。最后入一夹室，以波斯花锦为壁衣。闺秀甫入，咸相顾微哂而出，貌若惭怍。余甚疑，乃径入视之，盖更衣室也。屋中惟此室最为纤丽，中设长几一，径三尺，长六尺，依壁东隅。几上陈设均首饰，黄白烂然无他物。余疑此物非一人之力能任，必丛聚贵游子弟，方足办此。余每及一物，甚叹其暴殄。然其人已死，未始非冥冥之中护惜，使其人不经阳谴以去也。大抵人生丑行，不宜与人并老，于妇女尤甚。昔有名娼年老，只有一女名鲁意子，其艳丽不减其母。少时其母乃诲之淫，教之谄，鲁意子若习为其艺者，不知其耻也。女接所欢，媵，而其母下之，遂病。寻有人拯女以去，调摄无效，卒以病死。今其母尚在，天不夭促此母，不宁有意耶！余观物时，心忽思此，乃痴立弗去。司宅者以余为涎其物也，守余亦弗去。余始问守者，主人谁也？守者曰：“此马克格尼尔姑娘妆楼也。”夫马克生时，余固闻其名，其人亦屡见之。闻守者言，始知其死。问死何日？曰：“已二十有一日矣。”余曰：“密室之中，宝物充牣，奈何纵人游览？”守者曰：“物贵欲先，使识之以求善价。”余曰：“得钱谁归？”曰：“逋负累然，不去物无复能了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举债乎？”曰：“多矣。”曰：“尽物能完债乎？”曰：“有羨。”余曰：“羨复谁归？”曰：“彼家尚有人耳。”余遂出。因念马克生时，冶游者争与之狎，今死未久，宫中已无人踪，转眼繁华，萧索至此。余无谓之感涕，不觉为马克缠绵不已，亦不自知何心。方马克死时，余新从客边归，以平时不习冶游，无告我以马克之事。若狎客则虽知

马克之死，亦不知慨。甚哉，欲求少年眼泪之难也！马克常好为园游，油壁车驾二骠，华妆照眼，遇所欢于道，虽目送之而容甚庄，行客不知其为夜度娘也。既至园，偶涉即返，不为妖态以惑游子。余犹能忆之，颇惜其死。马克长身玉立，御长裙，仙仙然描画不能肖，虽欲故状其丑，亦莫知为辞。修眉媚眼，脸犹朝霞，发黑如漆覆额，而仰盘于顶上，结为巨髻。耳上饰二钻，光明射目。余念马克操业如此，宜有沉忧之色，乃观马克之容，若甚整暇。余于其死后，得乌丹所绘像，长日辄出展玩；余作书困时，亦恒取观之。马克性嗜剧，场中人恒见有丽人拈茶花一丛，即马克至矣。而茶花之色不一，一月之中，拈白者二十五日，红者五日，不知其何所取。然马克每至巴逊取花，花媪称之为“茶花女”，时人遂亦称之为“茶花女”。女在巴黎三年，前曾从一公爵在巴克尼，公爵绝爱重之，欲为落籍，而女不能舍。先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，马克春病，医言须水饮，唯巴克尼水佳，当就汲之。马克至巴克尼时，故家眷属咸集，有一公爵女公子，年与马克埒，眉目衣饰与马克毕肖毫发。无何女公子死，公爵衔哀，不可以状。一日闲行堤上，柳阴浓翳中，见马克微步苍际，倩影亭亭，酷肖其殇女，大惊，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，自言殇女神情与马克肖，请自今移所以爱女者爱马克。马克许之。既成约，而知马克者争说于公爵，以马克贱，宜毁其约。顾公爵痛女切，无马克弗适也。于是与马克更约，命脱身出勾栏，凡有所需，无不立应，马克亦许之。夏令既残，马克愈，公爵遂携归巴黎。形影相属，议者以为公爵老矣，乃昵

少艾，谣言蜂起。孰知公爵之爱马克，实以爱女待之，不涉他意。马克既归巴黎，仍不能屏绝游燕。谗者纷语公爵，不应取荡妇为女。公爵疑之，造马克问，马克无言请绝，公爵情切殇女，无马克亦弗怡。间八日，公爵复来曰：“今余请勿问尔事，但得常常晤面，如见吾女可乎？”凡此皆得诸人言，咸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冬间事也。于是余于十六日一点钟，仍至恩谈街。甫临门外，即闻人声喧杂。屋中之人，均巴黎望族及名媛咸逮焉。余是时在人丛中，一人举物凭高而呼，嗜之者争累价以得。因思当日以重价购之，今复以重价售之，来路既悖，今之脱失亦易焉。此中若有主宰兼司之，可异也。移时衣饰诸物，一哄俱尽，惟有书一卷，高座者呼曰：“此《漫郎摄实戈》也，价十佛郎。”（每佛郎，约合华银二钱八分，余仿此。）旁有人答曰：“十二佛郎。”余则以十五佛郎累之。每累愈高，余终以百佛郎得之。余此时动于客气，不知何由与人竞买。及既得书，而苦无钱，乃令司卖者送至余寓。书上草书云“亚猛著彭赠马克惭愧”数字。余疑“惭愧”二字，不知所谓，岂马克生时，亦深悉漫郎之为，愧弗如乎？抑岂亚猛以此讥马克耶？然亚猛苟讥马克，马克岂复受之。且漫郎名娼也，生时喧闹，死亦寂寞，与马克身世略近。漫郎临命时，以首枕所欢臂上，此时性情一归于正，其人至欲以己之眼泪滋土筑其坟。余观拍卖时，人声虽喧阗，实则马克之死，与漫郎等一寂寞耳。综计此时，拍卖所得一百五十千佛郎，以三分之二归债家，余五十千佛郎与马克之姊及其兄。女姊屏居乡曲，一旦骤得巨资，若出意表

矣。自时厥后，巴黎之人，几无称马克者。忽一日，有叩余关者，闾者以刺入，则亚猛著彭也。余闪烁若审其名，已而大悟，即漫郎书中所署名之人。余思此人为马克所识，何为见枉？即肃客人。客颀而长，容色惨淡，又一身急装，似远行始至，满襟犹尘土也。蹙然颤声欲哭，告余曰：“仆有深憾，不及整衣而至，君能哀吾心而原谅之欤？且我与君均壮年，知君非齷齪好苛礼者，故匆遽敢以情达。余行装尚在逆旅，行滕未发，已驰君门，犹恐见君弗及耳。”时天尚寒，余乃延客至近火处坐。客出巾掩面极哭而咽其声。移时言曰：“君深居，应未料清晨之间，乃有不速之客唐突至此。实则此来将丐大情于君，其许我否？”余趣之言。客曰：“马克家拍卖时，君见之乎？”语至此，客已噉然而号。须臾复曰：“吾行状怪特可笑，君固容之，未知更能忍斯须毕吾说乎？”余曰：“设能止君之悲，吾甚乐为之。君速言，我视力所及，不敢自爱。”客曰：“君于拍卖时曾市得马克楼中物乎？”余曰：“有，得书一卷。”客曰：“得毋其书为《漫郎摄实戈》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书在乎？”曰：“在余寝室。”客闻言，知书存，色顿舒，若即谢余为能藏其书者。余入室取书授之，客展书至第一页，见署名尚存，而眼泪已沾湿书上，曰：“君蓄意爱宝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曰：“求割爱耳。”余曰：“是书固君赠马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是书归君，固余愿。”客踟躇移时，转若难出诸口，察其意，殆欲以值归余。余曰：“值无多，余亦忘之，拟以赠君。”客曰：“君此书以百佛郎得之，奈何言忘？”余曰：“君何由知之？”客曰：“吾始至巴黎，即赴

司拍卖家取其簿籍观之，上有君名，署此书以百佛郎取去。”亚猛言至此，几疑余与马克有故。余微觉之，即曰：“吾识马克，目识而已。于其死也，怜其绝世丽质，委于尘土，故宝其遗物。且此书吾盖与人斗价而得，非与马克有情，重价以取之也。今物归其主，幸勿以佻见待。”客悦，以手挽余曰：“毕吾世不忘君惠。”余感亚猛之义，欲知马克轶事；既而自愧有赠书之惠，患有挟而求，遂不即问。客已预知之，问曰：“君竟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竟矣。”客曰：“吾标识其上，君喻吾意乎？”余曰：“见时即知君与马克非寻常交契。”客曰：“君解事极矣，吾马克殆仙也。”言次，出马克书授余。余受书，见小笺摺叠数四，似已读过数百遍者。书曰：“亚猛足下：得书感君念我，知苍苍尚有灵也。书谕吾病，吾果病，计此后当不能起。然君能怜我，我之呻楚已祛其半。吾自度与君更无握手之日，然甚爱君此手能委婉陈书与我。我百计自治，已无良剂；其尚望后此可以略苏，其在亚猛赐我数言之力乎！究竟病势沉顿，更生为难，所恨数百里之隔，艰于一见。然君心亦知尔之马克，病中梳掠俱罢，衣饰不施，镜里另若一人矣；吾又转喜不与君相见之为得也。君往日书来，祈我释憾君心，马克安有不知？盖君蓄难诉之情，怀不释之疑，急而见诋，吾愈知君笃念之深，实有激而为此也。一月之中，吾偃卧绳榻，匪日不思，苟能御笔，即有日记，至声嘶气咽，腕不能支方已。君若见哀，来时计吾已死，急赴吾女友于舒里著巴家，当得吾日记。君读记时，当知我原宥意中之人，即向有芥蒂，至此已复消释。于舒里爱我甚深，吾每见于，

辄道君情愴，尔日君书来时，于适在侍吾疾，读罢各相汎瀾。吾扶病作日记时，虽极悲惋，尚是苦中乐处。君读记，明我向日之心，因而释憾于我，此即君深慰薄命人也。吾本欲以奩中之物饷君，以为遗念，然微息尚在，而镜奩衣笥，寸寸已非吾物，不能更留与君。亚猛足下，尔知吾气息仅属时，隔邻债家及巡捕诸人，履声蹀躞，若防吾尺寸之物属他人者。吾虽未死，犹岌岌不保此物即为吾有，唯愿吾死时始付拍卖耳。嗟乎！鄙夫之见，令人难耐，此岂上天所贻之正理耶，抑人心之变耶？唯拍卖时君须一至，购吾褻物一具，如亲吾身。吾非不知留物贻君，第尽室已属他人，又有监视之人，物贻所欢，转嫁遗孽。吾命已在旦夕，计哀苦躯壳，从今可以遗脱。苟天从人愿，在未死以前可以见君一面，固知福薄，弗能至也。此永别矣！君当审吾不能长书，为吾原宥也。”余读马克书至末幅，仅辨字画而已，盖病革时倾侧不复成书。读已，以书还客。客曰：“君读是书，缠绵敦挚，谓勾栏中有此通品耶？今不复见矣！回思见爱之深，再眷一人，必不类此，吾安能瞢瞢冥冥，听其长逝。且彼临终，尚闻呼我始卒。嗟哉，吾马克也！”于是亚猛忍泪向吾执手曰：“度君见我行为，直一童騃，怪吾全力倾注是人，殊未知马克生时，经吾凌挫，无所告语，彼泰然弗以为意，吾始以为马克负我，孰知今日百鞭吾身，犹不足蔽吾辜也！吾将缩吾十年之命，进为一日泪痕，哭我马克也。”余闻亚猛言，不知所慰，又不知马克事，要领莫得，计无由止亚猛之悲。顾余自信笃实，或且见听，乃问亚猛曰：“君有无亲属在巴黎？吾与君初

面，知君之哀，惟不知所以慰之。”亚猛曰：“君言良是。然吾自悲其悲，强以聒君，非理也，君得毋烦乎？”余曰：“君误会矣。吾自策其力不足杀君之悲，苟吾辈行中有能慰君，吾且助之。詎有重君深情，乃苦烦耶！”亚猛谢余，以为昏惘失次，请以三分钟为限，俾眼泪干，无令市人指目为笑。又恳恳以赐书为惠，屡言所报。余曰：“凡人悲戚莫慰者，以旁观之人不知其所以然，今请君言其颠末，使吾得乘其间隙语君，使愁怀消释，为计不更得乎？”客曰：“善。惟今日为吾恣哭马克之日，不能语君以详，请俟他日；始知吾眷斯人，殊非无故。”言已，临镜自照，拭泪再订后约，而涕已复交于颐。余再四慰之，客乃坚忍出门。余掀帘视客在舆中，已掩面号咷矣。自尔遂不得消息，然而巴黎中亦稍知有亚猛之事者。一日，余问一友人以马克事，友人曰：“即所谓茶花女者乎？我固识之。”余问女之生平如何？友曰：“视他人略聪慧耳。”余曰：“其友为谁？”友曰：“闻某伯爵为女，几破其家；又某公爵老矣，绝爱昵之，所费缠头不少也。”余历数人，谈马克者如出一辙。欲侦亚猛之事，卒无知者。讫询之老狎客，略有知亚猛事，然亦仿佛不能终究根柢。余疑亚猛忘怀，然深思其人，必非无信，乃至马克旧居询问者，而司阍已易。余径至马克墓上，冀亚猛来可以一见。墓在一巨园中，缭垣周焉。司墓者出巨册一，余问以二月二十二日有女郎马克葬此乎？司墓者检籍得之，呼侍者引视其处。侍者不待词毕，即曰：“吾知之。”余问侍者：“坟台累累，尔安辨其为马克者？”侍者曰：“彼墓丛花环之。吾方叹显宦子孙，得如彼少年之待马克，

可以无憾。”于是沿径数转，即见茶花百余丛，莹洁咸作玉色，中裹一小墓，余审其为马克无疑矣。侍者言：“彼少年来时，言花少谢，即当易其鲜妍者，勿令吾女郎墓上见残英也。吾闻墓中人丽绝，为彼少年所眷，君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识之。”侍者曰：“君识是人，亦如彼少年之挚耶？”余曰：“吾闻名而已。”侍者曰：“然则君亦有心。巴黎人咸若君之重马克，吾恐步履所及，园中草木且弗生矣。”余曰：“此墓终无人至乎？”曰：“即彼少年一至耳。”余曰：“少年眷此墓中人，一至讫复即了？”曰：“彼一恸后，即往马克姊家议更葬之。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侍者曰：“此官地，葬此期以五稔，移其残骨以去，彼少年弗忍，拟自市永远之地更葬之。”言已，复叹曰：“吾闻格尼尔姑娘生为名娼，今其人已死，当无责耳。而他家至此展其先茔者，见此墓辄涕唾之，以为不应与巨家接壤而封，亦已甚矣。吾观巨家阡陌上恒自署和泪书，然吾未见其有泪容也。且一年至此不过三四次，即有种花墓上，亦断不如此鲜丽。吾为彼少年市花置坟上，花值极平，未尝侵其镞，而不知者以为吾媚死人。吾操业固媚死人者也，长日铲草园中，安有余闲以讲酬应？”余闻侍者言，心益动。侍者似觉，乃曰：“吾闻巴黎巨家昵马克者，比比而是，今埋香于此，乃屏迹弗至。今尚有一人来哭，为幸多矣。吾伺墓久，每见人家置其死女，及笄以上，不棺不殓，投之陷中，岁无虑数十。吾家亦有一女，至爱怜之，怜吾女因并怜他人之死女，比年见妇人夭逝者，辄复心悸，固知吾所操之业苦也。”侍者言既，谓余曰：“君来非为闲谈者，今问墓既得矣，此外更有

奚事？”余乃问亚猛居处，侍者曰：“寓巴黎某街，吾间日往索花值者。”余识之，将归，复周视马克墓，恨不见墓中人此时作何状也，怏怏遂行。行次，侍者问曰：“君欲见亚猛乎？亚猛殊未归。”余曰：“若知亚猛发墓之事确乎？”侍者曰：“不特确也，此策还吾决之。亚猛初来时，即问我欲见冢中人须何法也，吾告以云云。计亚猛未至，必商之马克之姊，若归，则断无弗至者。”既至门，余劳侍者以金，径至某街访亚猛，亚猛果不在，余留笈候之。明日薄暮，亚猛书至，言野次新归，惫极，请余过其寓。余得柬，即驰赴之。亚猛卧床上，遽与握手，而已作全体热矣。余惊问：“先生病乎？”曰：“小病尔。”余问：“先生适自马克姊家来乎？”亚猛蹶起曰：“君何由知之？”余更问：“马克姊听君发穴乎？”亚猛更惊，穷诘自来，余始以园丁言告之。亚猛闻余至马克墓，疑余与有夙好。余乱以他语。亚猛问：“墓上花落未？园丁治墓颇雅洁否？”余一一告之。复问：“君至马克姊家二十一日，何濡滞也？”亚猛曰：“吾病客次几十五日，地湿而恶，更八日不归，法当死。”余乃慰亚猛曰：“君宜静摄，若齿我在朋友之列，当亟来侍君疾耳。”亚猛曰：“过二点钟，吾即当起。”余问：“起何适？”亚猛曰：“至巡捕所问发墓章程。”余言可遣人问巡捕，不必力疾自往。亚猛曰：“惟此足已吾疾。自吾见马克墓归，辗转床席，达晓犹不能寝，自疑世间聪慧美女子，而竟夭逝如此，冀发穴时见其容色有无更变，藉此以杀吾悲。君若不以此事为褻，则请从我一往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之姊向君作何语？”亚猛曰：“彼见吾外人，乃为更葬其妹，悦甚，许我矣。”